

□ 12
1326
1





明口卷12
第1326
卷1-37

漢學源氏
五業齋
圖書山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

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

簡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簡溫

簡斷制裁到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之德愛之理義之本體

○雲峯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

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

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

神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

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書之意而言始然其氣質

之直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

也新安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禮智是也然無智愚賢

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氣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

三

明

聖賢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明為長者薰加帚箕上
使雞初鳴洒掃室堂及庭禮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
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投禮所謂長者負劍辟呵
詔之父母之所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呵
傾頭與語則掩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
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
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樂明於聲
音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樂明於聲
觀德行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
失驅馳之御法也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
以盡物變周禮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履與之者始以六
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
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三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
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非其事也勿軒熊氏曰按大
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
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
闈大學在王宮之東東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
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及其十有五
千數互有不同而朱子獨以白虎通為斷
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的音子
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新安陳氏曰凡民惟賢者得入
皆得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
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新安陳氏曰三代有小學大學之教
眾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
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
理知行之事正心夫扶音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
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
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工日用彝倫之外新安
曰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為立教之本也所謂為
傳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入得謂躬行仁義禮智為

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也。而有得於心也。舜倫常理也。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

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夫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

為而各俛免焉。以盡其力。雲峯胡氏曰。前說上之所以為

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當為。是知

之事。俛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此古昔盛時。所以治去。同

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

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反。回敗時。則

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

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新安陳氏曰。皇帝生當天

上。以身為教。而道行於當世。孔子當天地氣運盛時。所以達而在

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若

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

齊易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

篇。皆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

餘裔。支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末也。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

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

目之詳者也。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

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

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新

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在新民。○新安陳氏曰。規。模。之

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新安陳氏曰。規。模。之

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二綱

之。經。○東陽許氏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二。綱

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八。條。為。即。中。事。也。獨。以。八。條。言

之。則。平。天。下。為。規。模。上。七。條。為。工。平。天。下。是。大。學。之。極

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目。做。工。平。天。下。是。大。學。之。極

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

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傳去聲以發其意方有

今大學之傳以及孟子沒而其以隨焉則其書雖存而

知者鮮上聲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

學而無用朱子曰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

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

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

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

學而無實逐問異端何以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徒

地空空寂寂便道事物上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了

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

以就功名之說與夫扶音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克

塞先則反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朱子曰秦漢以來

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

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新安陳氏曰權

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

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音否塞陳

許氏曰如月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否反覆沈俗作痼音

如東陽許氏曰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意沈以及

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

五季謂唐晉漢之衰而壞亂極矣雲峯胡氏曰惑世誣

知克塞仁義使斯道廢而不能行晦盲全無能知者否塞

全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之極也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

所載者至治之澤是為大道之要出者上之人無能行此大學故

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得蒙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至治之澤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

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伯子諱 廣字伯淳號明道先生而

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廣字正叔號伊川先生而 扁而表章之既又為

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傳者娶○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

傳於是始按大學篇於戴記中而尊信之然後古者大

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擢之。但末成書耳然後古者大

學教人之法。此八字收拾 聖經賢傳去之指察然後復扶又

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去有聞焉。新安陳

子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聞

程子之教於延平李先生諸公○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

善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

切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音集之間亦

竊附已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

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備已治人之方

則未必無小補云。脩已治人四字包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

新安朱熹序。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二節

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初

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

性之綱曰德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達

者也。學者復其性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

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脩身以力於行而

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

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為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據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

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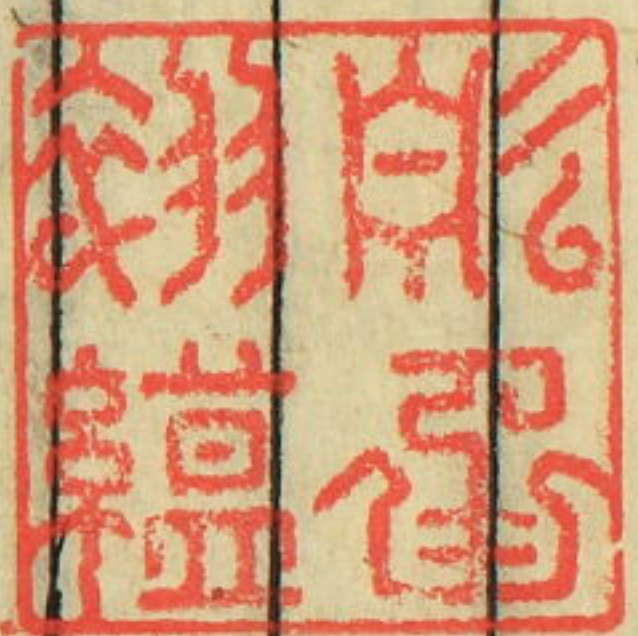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々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通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眾理以下之事

輩鄉間新民莫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存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旧汚也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尽故曰至善

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々明者須是止那極至處



善字輕至字重

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箇堂徹底物事
今人却塊坐了相似昏倦要須提撕者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便不好
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察
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格物一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
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物各各體驗漸々推廣地步自
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

文振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
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
有一處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
格物莫先於五品

大學章句大全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做公羊傳

大學

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

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

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

者讀之○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其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陳氏曰為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以為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

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
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之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
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亦所
以明之也譬如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為一箇光明
照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新
底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之理○新安吳氏
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明德之後不昧者所
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雙峯饒氏
曰明是已明而繼續之使其發而克廣之使之全體皆
明一是一因已明而繼續之使其發而克廣之使之全體皆
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
具眾理是性應萬事是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
子言四端而謂皆擴而克之也○新安陳氏曰常人
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
體認而克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
昏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
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

人欲所蔽就有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
知之後言之
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
也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
也當推以及人見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
新之○問明德新在何處曰明德新在人心之明其明德
却又在於他曰雖說是新已德新其德然其意自可見
與舊對明於天下則自新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汚則昏者復
明又成一箇明德無不新也○王溪廬氏曰新民是
明德成於天下矣○新安陳氏曰釋新民止者必至於
染汚俗成與惟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止者必至於
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朱子曰說一
不用其極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
當遷動而止也○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
亦不可謂止也○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

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
我。○雲峯胡氏曰。必至於善。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
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
有以盡夫。扶音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明朱子曰。
民非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
及。亦不可。如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
若過其則。必有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
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
民也。要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
不如是也。○問明明德。是雖未能。在我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孟子曰。且教自家先明。
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所謂。善化。他。自解。
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
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
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
會。到。極。處。亦。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
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

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
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雙峯。饒氏。曰。明德。
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
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為。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
止。至善。為。重。○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為。明。明德。新。民。之。
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
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
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極。者。蓋。自。一。太。極。也。自。人。心。
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眾。理。會。萬。為。一。則。曰。天。
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眾。理。會。萬。為。一。則。曰。天。
理。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
善。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新安。陳氏。曰。綱。舉。則。目。張。領。以。如。
矣。善。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新安。陳氏。曰。綱。舉。則。目。張。領。以。如。
要。領。言。如。裘。之。有。領。挈。而。裘。順。○朱。子。曰。明。德。新。民。
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朱。子。曰。明。德。新。民。
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綱。領。明。德。新。民。
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也。○明。德。新。民。又。為。三。
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番。陽。沈。氏。曰。大。

定靜安頗
相似定謂所
此各有定理
靜謂遇物來
能不動安謂
隨所寓而
安之蓋深於
辭也慮是思
人重複詳審
者
劉源問知止而
有定曰此一
節只是說
大槩效驗如
此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
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

東去西走知止至能得聲如喫飯只管喫去自會飽

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
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以行爲重
意正心脩身行之事也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行爲重
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行爲重
正而身以脩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
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
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
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此止字即接上
說之止字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安動安謂所處
下同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其所止朱子曰知
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
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

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
相因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
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
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
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
那裏也安安而後能慮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
不定疊還不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
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
又須研幾審勢方能得所止○知若○知此只是知箇道
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知若○知此只是知箇道
是能慮却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知此只是知箇道
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知此只是知箇道
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簡道理至於事
汨不能盡其忠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簡道理至於事
當如此○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之於止後皆容易進
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之於止後皆容易進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住了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然只是難進挽引到臨滿時分外難得字地位雖甚近
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

善之理。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為善。曰知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有必至不遷之意矣。雙峯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意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脉絡。雲峯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新安陳氏曰。明德則事方來而此心之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

格物者格其孝。當考論語中許多論孝。格其忠。必將頌其美。匡

救其惡。不幸而伏節死義。古人愛物。而伐木亦有時。無一

些子不到處。無一物不被其澤。蓋緣是格物得盡。所以如此

為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

曹文問致知格物曰。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我之義。

若能分別此事之是非。是我之知。若能別尊卑上下之

分。是我之禮。以至於萬物萬事。皆不出此四箇道理。其實只

是一箇心。一箇根。抵出來抽枝長葉。

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

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

乃謂至耳。因指燈曰。亦如燈炷。在此而光照一室之內。未嘗

有一些不到也

知至謂如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不能推之天下則是不能盡之於外欲親其所親欲長其所長而自家裏面有所不到則是不能盡之於內須是其外無不周內無不具方是知至

問致知之致知至之至有何分別曰上一致字是推致方為也下一至字是已至

格物便是下手處知至是知得也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

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總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總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豪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總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功夫也

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為一便誠二便雜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間居為不善止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這些二便分曉二者為是真底物事却着些假揆放裏便成許偽如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

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處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體，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

格物者窮事物之理，致知者知事物之理，無所不知，知其不善之必不可為，故意誠意既誠，則好樂自不足以動其心，故心正。

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今曰：意識而後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々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更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於此一節分別得善惡是非，取舍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懣、好樂、親愛、畏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不可勝用。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格物致知是求其所止，誠意正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大學中大抵虛字多，如所謂欲其而後，皆虛字，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致知格物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實字今當就其緊要實處着工夫如何是致知格物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皆有節目須要一一節究着實方是

自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先致其知皆是隔一節所以言欲如此者必先如此致知在格物知與物至切近正相照在格物所以致知物才格則知已至故云在更無次第也

下之萬物以己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己德不明未有能新此者此明所以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始○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未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仁山朱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做

治平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吳氏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天下當云欲平天下
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
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者明已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
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
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
網領中之綱領也○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
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
民不過使人各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
明其德而已
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脩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
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
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
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
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
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功是體統說

心發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功是
從念頭說○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於善而無
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
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與國
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
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
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箒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
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
之云固亦有如味但必惡惡如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
自快足於己如好仁必惡不仁為真切善若曰好好色
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以傳後語語意痛快該備跌撲
若必自慊對無自欺只以傳後語語意痛快該備跌撲
不問也况語則一自欺則二自慊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
之在兩箇自字上見矣致推極也至極處知猶識也推
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致推極也至極處知猶識也推
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

也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欲與先字如此是也
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先字謂欲如此欲與先字如此是也
又緊得些子致知則便先字謂欲如此欲與先字如此是也
則夢透得誠意乃善與惡之關然則惡之知節物是夢覺
誠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步愈闊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
了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愈格物但須知於物上窮得一物
愈廣其實只是知一亦得一分物窮得愈多則我之知
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九分一事推之分
通無窮不可須窮盡十分處○事只格九分一事推之分
於說窮理如說格物便是道○事只格九分一事推之分
不見得實體如舟行水作舟車陸行今試以衆力共推一
舟於陸必不能行舟行水作舟車陸行今試以衆力共推一
皆撞著這道理○事只格九分一事推之分
事便敬與道忠有親便窮到居處遇事觸物
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道

問物者理之所在人必有所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
要窮此類須是見得盡若有一毫不到便是窮格不
如此也○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
箇是○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
講論文字○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
事非是今日格物窮至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
心言也○今日格物窮至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
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誠意以正心脩身也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是推此理誠意以正心脩身也
於五者之間方看分明○自格物至平天下無餘方做一
分箇先後與看分明○自格物至平天下無餘方做一
此何物處便得親切○自格物至平天下無餘方做一
在起物也○自格物至平天下無餘方做一
發方是格念慮處○自格物至平天下無餘方做一
之切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格物至平天下無餘方做一

萬物無不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致誠皆正心上工夫。孟子
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
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
明者相應。蓋此心本具眾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
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
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之立。明德中自具全體
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
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
也。有一事必有一理。若事自事物。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
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本非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句釋
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
事物之理。兼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德第
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
大學綱領。致知在格物。此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
又莫先於致知。為格物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為行
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不可不始。誠正脩行之身也。齊治平
則不能行。既知又行之。不可不行。誠正脩行之身也。齊治平

行之家國與天下也。知行者推
行之本。推行其知行之驗數。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後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
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

正矣。就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字是
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誠。則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

則不必加誠。則不必加正。其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
謂其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其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
實其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其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
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修身以上。上。明。月。

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所主，可得而脩。○雙峯饒
曰：上節就入且遂，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
○王溪廬氏曰：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管乎萬物者，無
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在我心，而管乎萬物者，無
不心正矣。此明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則明德之
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國治則明德
明於一國矣。天子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有整然
肅然之意。父子兄弟夫婦無一不正之
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
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已矣。
物格至而身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而天下平。
則意得而心正，身脩則心身格，知至則知止。明德得所
止，民得所止，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
新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
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東陽許氏曰：凡言必先而後固
收來放去，惟一心耳。○東陽許氏曰：凡言必先而後固
力是謂欲行，如必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

心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
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
理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
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
下之事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二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正心以上皆
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勉齋黃氏曰：天子庶人，貴

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脩身。誠意正心，所以
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雙峯饒氏曰：此
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中，本在身。是皆當以脩身為本。前兩
指脩身詳說之。此一段是反說約也。○新安陳氏曰：此字
本而齊家以下，諸侯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為
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外必至矣。單提脩身而上包

效驗皆在其中矣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謂上文本字未所厚謂家也三山陳氏曰國

自家視之則為薄也○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此兩節結上爻兩節之

意雙峯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一句是教人以脩身

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雲峯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

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

則於工夫中拈出脩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此兩節結入目前於家言

所謂惇叙九族叙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去聲

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字疑辭舊本頗

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爻別必列為序次

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

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

盡釋也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

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流能也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

問克明德曰德之明与不明只在人之克不克耳克只是真箇會明其明德語類

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換了此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作峻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全體之大

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雙峯饒氏曰引三書先

人代之先後均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主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

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

在中間是精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

理血脉之精密如此此學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平說明明

德第二節是明之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

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臨川吳氏

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

以克明其德者必常日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

以克明其德也帝典承上文言能常日在夫天所以與我

之明德而明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

德之效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

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

皆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而自新之意

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

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

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
回來看本學日新心以為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有前一句苟字多訓誠字語類

過五日潭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

類之盤歟。○雲峯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

關於日新大旨。然於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

論語苟志於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聲惡。如沐浴

信。苟亦訓誠。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

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不可略有間。聲斷。反。徒玩也。問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只

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苟日新。新是對

舊染之汚而言。曰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

斷也。○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

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汚。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

豈不謬哉。○雙峯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機

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自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

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雲峯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

是工大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

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

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萊朱即仲

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元不

相離。故於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

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言。因用而原

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以言明民德。又移新

民之新。字以言新己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

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子曰。鼓之

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踊躍。上之入之於民。時提擻警

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

不能自振作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

而鼓舞振作之。使之盡善。不能自已。是作其自新之民

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峯胡氏曰。前言提擻警覺。其

周雖曰邦其
命維新自
新新民而
至於天命
之改易可
謂極矣必
如是而後為
止於至善也
語類

在民者也。○新安倪氏曰：易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

及於民。此是推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朱子曰：新○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極。和天命也。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雙峯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稍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一節言文王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五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峯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而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亦新著新之極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而文王詩亦新著新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至善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

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

所當止之處也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泛說

止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

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詩云緝熙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入而

不如鳥乎緝詩作緝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鋤林蔚紆弗之處

岑蔚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子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

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雲峯胡氏

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新安

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

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

鳥音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於歎美辭緝繼續也

熙光明也緝不容已之誠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

止也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

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末王安行之敬包得仁敬孝慈

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末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焉用比力之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

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問二粉於而又推類以盡朱子
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朱子
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
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
無過皆是敬若止道擊踞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
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
所以為止至善之目○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
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
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
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
當止處也○雲峯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
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
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新
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
朱子推廣傳文意外之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
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版反喧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烏回也猗猗美盛貌興
去聲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斐文貌雙
籛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切以刀鋸居御
琢以椎直追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慮錫也浪
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
反下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

問解瑟為
嚴密是就
心言抑就
言曰是就
心言問心
如是密心
曰只是不
麓踈恁地
續密 語類

而益致其精也切與琢是益治之有精細瑟嚴密之貌
武毅之貌嚴密不羸踈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績密武毅是剛武彊毅以恂
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羸踈武毅是不類惰
以此展轉體認則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雙峯饒氏曰宣
瑟個之義可見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釋字盛大
字釋喧宣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上
聲察克治之功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
也自脩所以力行行視知為難故以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
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恂慄戰懼也戰懼
嚴於威可畏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
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
蛟峯方氏曰瑟是工夫細密個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
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戒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新安
陳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本左

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引卦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
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由恂慄威儀言其
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容表也卒乃指其實謂盛德
而歎美之也朱子曰切而不磋未至善處琢而不磨
矣未至於赫兮咺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
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
忘○王溪盧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
善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脩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
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
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新安吳氏
曰君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
如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
已○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
意於止知其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
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

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
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此節工夫全在切磋
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
先切琢而後可以砥磨循序而進工夫不輟益致其精
謂既切琢而又須砥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益致其精
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
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流行上說
直行至是處瑟兮僖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
喧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德所以新民者止於至

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

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

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王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所親象其賢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愛其所親象其賢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愛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厘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記樂記咏歎雙峯饒氏曰咏歎言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濫乎言詞之外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雙峯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章所釋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脩○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峯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文兼釋入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臨川吳氏曰此章綿繡詩承上文物各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磋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琴憫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明德不能忘之說言新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此民自欺之志語類

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

之明明德為本乃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

所以聽訟為未○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
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
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
成宰遂為衰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
人處耳○雙峯饒氏曰聽訟未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
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
為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
曰民莫敢不用情○王溪廬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
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
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即明
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
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本末中經文
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亂末治
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為
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東陽許氏曰
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
其無實之言如真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
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臨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
民之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
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聖人能使人明德自新而無實之

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
不待聽而自無者蓋本於能自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
於此言可以知
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

知末之
當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衍延面反
亦作羨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謂表裏曰表者人物之所衷者吾心之所得表者如子孝雖九夷八蠻也出這道理不得衷者乃是至隱至微至親至切至要處因舉子思云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夫下莫能破又說裏字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箇道理不惟一日間離不得雖一時間亦離不得以至終食之頃亦離不得語類

傳問表裏之說曰所說傳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傳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至於約我以禮又我以上來無一毫之不足是之謂裏問精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也至精也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語類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

事物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須

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已知即上文人心之知而益窮之以求至

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矣新安陳氏曰文字與心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

雖一時間亦離不得以至終食之頃亦離不得語類

所謂具眾理者吾心之大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

問所補第五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曰亦嘗效而為

之竟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

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

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

處○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又是在大學最初

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

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是知在後今乃

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

纜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

是知之端未曾通纜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

如做些事錯纜知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

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

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克

所謂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克

獨得是致字意思○表者物之所共由裏者吾心所

見處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物之所共由裏者吾心所

說玄說妙之思慮向裏去多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

精粗在無不盡。○北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一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用理會，則此心關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闕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蓋即物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先明而後幽，○然進亦有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不至。處亦無緣得知盡。○雙峯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中間與處自得盡。○裏自粗而精，窮至那道理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敬，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所以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所以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慎齊也。然所謂居致敬，又不敢噫噫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也。然所謂居致敬，又不敢噫噫而致敬，如進退周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如此，弗勝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無聲，又是那節文奉盈。如此，弗勝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無聲，又是那節文。

只今有一毫，不快于心，便是自欺也。問：誠章曰：過此關，方得道理。牢固，或云須無一毫自欺，方能自慊。必十分自慊，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謹，故曰：固是然。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誠意八九分。

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王溪廬氏曰：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所以窮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物之主宰。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真，實表也。粗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大用，無不吾心之體。眾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此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雙峯饒氏曰：心之不正，身之誠意，八九分。

只是更
就上面省
察如用兵
禦寇雖
已盡翦除
了猶恐林
谷草莽間
有小小隱伏
者或能間
出為害更
當搜過始
得致知者誠
意之本也謹
獨者誠意
之助也
此一箇心須每
日提撕全常
惺覺頃刻
放寬便隨
物流轉無
復收拾如

以中庸孟子所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
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
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
具於此章故也○雲峯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
傳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
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唯誠意獨作一傳然
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正心修身而言矣○新安陳氏曰潤身
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新安陳氏曰潤身
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修身皆母者禁止
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
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下上同惡此知字帶從上章
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雲峯胡氏曰母自欺三字釋誠
與誠字相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謾也○東陽許氏
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
未實也謙快也足也○朱子曰誠意章在兩箇自字上
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謙又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今本學一書豈在者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好好色如惡惡臭誠驗之吾心好善惡
果能如此乎
間居為不
善而著其
善是果有
此乎一有不
至則勇猛
奮躍不已
必有長進必
今不知為此
則書自書
我自我何
益之有
自憚之憚
大意與孟子
行有不慊
相類子細思
之亦微有不
同孟子憚
訓滿且意
多大學訓
快意多

獨知之地也○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
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
欺使其惡惡則如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
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
去人也○不求自慊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
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指以審其幾焉○新安
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
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歧
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
一差差毫釐而繆千里矣○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
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
更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
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許多銀
齊搵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許多銀

又引中庸論
誠然而且則
誠難則偽
只是一箇心
便是誠終
有兩箇心便
是自欺

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
得。分曉。如知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
如寒欲衣。見饑欲食。則自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
寒欲衣。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
實矣。烏喙。藥名。食之能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
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
為。却不識。不與做。自欺。新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
見得物格。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其
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
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
鑄私錢。做官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意。謂耶。此
處工夫。極細。未便說粗。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連
下文。小人間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連
雜。了。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其
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其
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凡惡惡之
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為而為之。或
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論自欺。細處。且
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

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
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更
不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自謙與孟子訓行。有不謙於
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問
自謙。只是真實。為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底意
方。如心下。滿足。曰。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
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
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
也。自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
外面如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如此。便是。二。心。誠。偽。
之。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
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
處。○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
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謙。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
惡。惡。真。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色。求
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
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恁。地。非。苟。且。徒。為。此。也。
人之。好。善。惡。惡。亦。須。表。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
意。如。稍。有。不。真。實。宵。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
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斷。然。真。實。恁。地。始。快。

足吾意此便是自謙便是誠然自謙自欺皆自家心裏
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
謹審其幾之發也○微庵程氏曰慎不但訓謹有審之
意焉○問毋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折戒謹
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
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聞不觀之際存誠工夫如
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
所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雙峯饒氏曰此章用功之
要在謹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
若能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
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慊上兩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應
自欺者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充自脩
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
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東陽許氏曰
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自
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言自是意之誠
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
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慊者徒為人○惡
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字曉學者

當實為善去惡若惡
惡臭好好色之為也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
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間音閑厭於簡反
間居獨處聲也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厭然消
沮聲閉藏之貌雙峯饒氏曰厭字有黑暗遮閉之意○
愧遮障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君子為陽見
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聲也非不知乃其
可揜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
可揜欲非為善而卒不可非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

誠意者好
善如好好
色惡惡如
惡臭皆自
是真情
既是真情
則發見於
外者亦皆
可見如種
麻則生麻
穀則謂誠
於中形於
外又恐於
獨之時有
不到必謹
語類

問心廣體胖
曰無愧作是
無物欲之蔽
所以能廣大
指前面燈之
且如此燈後
面被一片物
遮了便不
見一半了
更從此邊
用物遮了
便全不見
此屋了如
何得廣大
語類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三山陳氏曰財積於

中則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

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故心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

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

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朱子曰

潤屋以下說意誠之驗如此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

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

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無愧怍是無

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

泰人之無歉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

四體將不得心少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踴躍雖吾

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

亦形見於外○雙峯饒氏曰此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脩

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此見誠意為正心脩身之要○玉

溪盧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

字示人可謂真切○仁山金氏曰小人間居以下自欺

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

峯胡氏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

而縮自欺即自反而縮厭然即誠於中形於外是惡

是浩然之氣○新安陳氏曰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

之實中形外者此是善之實中形外者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

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

了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決不至於陷於惡矣

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連兩事而

謂知誠意屬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不可

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
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
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
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
所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
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

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

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

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新安陳

氏曰此言知不誠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至則意不誠

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

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

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可躡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

其正反好樂並去聲

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在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

心如一箇鏡
先未有一箇
物象有始照
見妍麗若先
有一箇影象
在裏如何照
得人心本是
湛然虛明
隨感而應
自然見得
高下輕重
事過便當
依前恁地
虛方得若
事未來先
有一箇念
懺好樂恐
懼憂患之
心在這裏及
念憶好樂恐
懼憂患之事
到來又以這
心相與裏合
便失其正事
了又只苦留
在

這東如何得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念憶怒也並陟利反○玉篇

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三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一察

不在焉一句發出察者察乎理也○新安陳氏曰察則

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問有所念

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

執持其志○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

心脩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

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

處却未必為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

了其心便平是有所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

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物

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

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

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

不會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

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今

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

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

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大虛則應接

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

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念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患

處之事求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

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或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

恬然○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

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

者即是私意○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

異○喜怒憂懼了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

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

者即是私意○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

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
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
而憂當懼而懼恰心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
正○王溪廬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
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念慮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
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念慮
而念慮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
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念
懷恐懼則心之本體始終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
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惟虛故靈繞失其虛便
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明德也○
雲峯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
兩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
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
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
心之體本如犬虛或景星慶雲或列風雷雨而犬虛自
若人之體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過不留
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
日接手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
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

意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
夫念慮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
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
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
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
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
二察字及三四存字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

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
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
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峯饒
也言此而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
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

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蛟峯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是以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然或但知誠意

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心正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峯胡氏曰初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一句只說得未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文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

賤惡而辟焉其所畏敬而辟焉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裁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款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室

則為天下僂是也五者在入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

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

也本作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西山真氏曰偏之

之深病○朱子曰正心脩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

人欲上皆是入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忿憶

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

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

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放畏如君固當敬畏然君

當正教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

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問教情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
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
又教情是輕賤惡是重旣賤惡得如何却不得教情然
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
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
之偏處○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
食只合當食食纔過此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此子
便是偏如愛其人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
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此
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
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
○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
思潛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
與物接○王溪盧氏曰好而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偏惡
而不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偏惡
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
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
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
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惡偏

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峯胡氏曰：或疑敖情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情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泛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

家之所以不齊也。雙峯饒氏曰：其親愛等而辟者，君不齊也。太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為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王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峯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況

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開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事，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峯饒氏曰：身以心為主，而心以意為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母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脩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懣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皆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而發哉。不特正心，修身章為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

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
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
曰惟謹獨便是守之
之法可謂得其要矣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

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

孝弟慈所

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

之道不外乎此此字指孝弟慈而言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

下也

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事

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
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
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
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
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
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
所以使衆者能脩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玉溪盧
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
其餘矣○雲峯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
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括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
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
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
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
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言治國先齊其家章句
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脩其身
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
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
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而后嫁者也中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聲為在識其端

而推廣之耳朱子曰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

者以示訓也如保赤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保赤子

是使衆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

比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此且只說動化為本未

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

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

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

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

也王溪盧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

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己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為

孝弟慈是己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數字三

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

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

之雲峯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

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

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

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安

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

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

良能皆不假於強為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

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

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

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

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

之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

責民間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

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讓

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疾者慈之反也
上言不出家而或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或教
於國底效驗○玉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
貪疾惡也貪則不讓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
天而後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
而後行於國貪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
謹與債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所在可見引以證上文
○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債事謂
也○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
治也○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則家齊而國
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
由一家恃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
言債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東陽許氏
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疾只一讓句便能一國亂
至於債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
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
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
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唯

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

也蛟峯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不如是則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問此章言治國乃

諸已文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

聖賢

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不責也。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無此惡。然後可以非大有此善，然後可以求諸人。善。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大有此善，然後可以求諸人。善。雙峯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已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工夫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已，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人於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土有法制，號令，所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以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身有身，諸已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及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所謂

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雲峯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惡，上文如誠求之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二也。誠意者，如無諸已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善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謂無忠，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為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能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湊湊。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太平聲 秦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夭少去聲好貌也少嫌蓁蓁美盛貌興

去聲也於六義屬興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王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者無

意之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

之也

詩曹風鴉音鳩篇忒差也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

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

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

好。若周公不辭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若恁地而

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管叔兄弟。如管叔未論

到極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法儀之天下。皆是說

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

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

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已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

長最宜潛玩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

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

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三

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元。宜弟。何也。蓋天下之未

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

感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其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

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推是也。一推此也。故此一化者。自身教而動。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節。仁反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已。一節推。惟推所令。反其好。而言是推。三推。則化不周。○雲峯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非推引。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意。宜家人而繼以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於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於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故引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

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

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格反也矩所以為方也矩者制方之器俗呼

曲尺此借以為喻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於影響所謂家

齊而國治也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信此即上章孝弟慈所

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

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

可使其有一人之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物即

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

天下平矣朱子曰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信是就民之

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矩行到末節方言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青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之矩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

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聲上下四旁

為四旁已見上文前後左右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

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所操聲起其孝弟不信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者約聖峯胡氏曰此一矩字此心所操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朱子曰

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毋以前官之待我者

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南北。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毋
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
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
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嘗亦是在我之上者。
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莫不有在我之下者。
莫不有在我之上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
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
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
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
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
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
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
事長之意耳。○雙峯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
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以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
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下之事。我者。及之。然以上
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使我。者。使上而不
以事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使我。者。先我者。後而不
從。前以後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分殊
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分殊

愛佛法之平等也。○雲峯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
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
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
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
矩者。一節而推廣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音好。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
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此言能絜

東陽許氏曰。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
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
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饑寒勞苦。使
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不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天貌師尹周太師尹氏

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

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

大戮矣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節正相反者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

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

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

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

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雙峯饒氏曰未喪師

則克配上帝是得眾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也

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眾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

為天下僂者也○王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

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

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

向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得眾得國應南山有

臺之意失眾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

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所以行○雲峯

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

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脩身章推之

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

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絜矩其

為好惡也一公無私脩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

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

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
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必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

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
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
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
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
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入
必以惡聲加已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
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為不可悖一也○
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士與財散財聚財散悖入悖出亦能絜矩
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亦能絜矩
者之失也○東陽許氏曰此以言之出入此貨出入不
能絜矩取於
民無制之害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

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

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眾失國矣○王溪廬氏曰有德則
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
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
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
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
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
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雲峯胡氏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絜矩
止至善之善○雲峯胡氏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絜矩
若好惡不能絜矩任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
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
深自警
省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寶。

金玉而寶善人也。趙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

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尚。

相能通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

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

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

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

禮也。珩。佩玉之橫者。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名重。

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反。形。甸。檀弓。檀弓。禮記。檀弓。篇。晉。魯。

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

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及也。時亦不可。

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

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

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

喪。即。出。亡。也。父。死。而。欲。反。國。求。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

如。字。猶。解。也。古。括。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讓。亡。在。

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為。之。

對。此。辭。也。四。明。李。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主。

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

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此。兩。節。又。明。

不外本而內末之意。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

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王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

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

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雲峯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

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必休休焉。其如有。

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文起下文之意。蓋。

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

容焉人之有枝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
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斷个古賀反書作介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三山陳

字專言之則為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
一端○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謂聖此專言
之者也周禮六德知仁聖義尚庶幾平也媚忌也違拂
中和此對衆善而言之者也戾也殆危也朱子曰如桑弘羊聚斂以奉武帝之好若
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侵過著民底滿得我
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問却專其利
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
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

侵善人之分便是絜矩此不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
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玉溪盧氏曰一个好惡財用之類
而無朋黨之謂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
二字其義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
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
有技若已有之能容天下有求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
才也若已有之能容天下有求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
其口出能容天下有求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
帝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盡其心也
天下之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其有益於人國可
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
德人君而用此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利如
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利如
也又絜矩之先務也○蛟峯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
陳氏曰有容者絜矩而人君所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
絜矩而人所同惡者絜矩而人君所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
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大者○東陽許氏曰此專言
為政者好惡之公私尚亦有利哉以上一截言能絜矩

而以公心好而以下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

愛人能惡人逆讀為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

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雙峯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

疾之六相是也○宜如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

何也蓋小人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

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

之言故所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

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

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命慢聲相近是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

仁者也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雙峯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

帝知蕭望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

盡愛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人而抹仁者能盡愛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人而抹仁者能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古

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朱子曰斷斷者是能絜矩媚疾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括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身樂紂是也○王溪峯饒氏曰好惡與人異苗以逮夫身樂紂是也○王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當必速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與用小人絜矩者之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

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道也○雲峯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怨之事怨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此謂治國平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道即大學之道脩己明明發己自盡為忠循於物無違謂信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驕者於高泰者侈肆此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決矣朱子曰初言得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也驕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絜矩者也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眾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峯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已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歛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呂氏各臨字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音無

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

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

乎務本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眾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

所以節財之流也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

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

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

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在財之正路外此皆邪

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有山金

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承職貨

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也○雙峯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之以興即其證也

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

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問如何上一箇道理在上便

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就悖出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玉溪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救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新安陳氏曰凡

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駟馬。詩云四牡駟駟。大夫以上
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
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亦
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
得用之。但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
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
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冰。槃中。乃設於其
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水。
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
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釀之。酒。醴。亦
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
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于中。以禦熱氣。防失
味。變色也。○禮。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
冰於槃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
曰夷牀。後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百乘之家。有采地者
也。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
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
絮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峯饒氏曰。
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王
溪廬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
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
之分。故能知絮矩之道。○東陽許氏曰。言上之人當絮
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
況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快目前之
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
國家。豈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
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道。答言以

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王漢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不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當害並至當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至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謂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下所謂利為利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過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修己而後君子退小人進君子進君子退君子退君子退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此章言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為絜矩之要道也故乃與民同好惡之大道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能氏曰指用之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

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峯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怨之事怨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怨安能如仁人愛人惡人財用不能怨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未及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能絜矩之甚者也故曰不能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能絜矩之甚者也故曰蓄必逮身自當言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東陽許氏曰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為再三戒用人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

繫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朱子曰：繫矩者，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而不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繫矩。其所以說繫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義利，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接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緒，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峯已。知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意，章說如好好色，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人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好，惡惡人，所好，舉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

此章大要，求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泰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必能均其利於人，所以未後又說長國。入之心，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未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無在乎繫矩而繫矩於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能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繫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繫矩。遠正人，而讒譖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

身之本而誠正脩皆所以誠身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
 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
 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向處下手學者用工夫
 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
 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
 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
 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
 為空言此大學第五十章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
 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王溪廬氏曰十章之傳綱目
 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
 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
 之要誠身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
 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
 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
 當務云○雲峯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
 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
 見曾思孟三子
 之相授受焉

大學章句大全終

皇明隆慶己巳

南海縣開刊

中訓大夫行南海縣令晉州鎮管兵馬節制都尉朴進

刻于南海僧壽

山陰寶元

引軒

昆陽仁云

蔡成祐



